道命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命錄

(二)

李心傳編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竄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訖。已記。若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諭。撰述名藏。冀同香火之奉。茲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玉堂之召。眷獎晚逢。與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潘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閒。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於蘇章。致自投於罔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爲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勑盡掎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廣恩旨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慘蠶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禍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俟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合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鄙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

竝起。塡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尙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卻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閽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歎。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卽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祕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祕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汝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

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

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卽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譸訾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譎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

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閤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岘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持國貶鈐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修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卽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祕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闢曾孫也。中進士第。浮湛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

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祠部。攝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疹。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僞舉薦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爲侂胄

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胄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兼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溫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祕閣劉光祖德修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卽論德脩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

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侂胄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胄書佐周筠者侂胄家蒼頭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胄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眞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賞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爲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侂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娶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蘭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章穎。兵部侍郎。
黃黼。兵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李道。校書郎。祭酒。
李祥。著作。
范仲黼。著作郎。
田澮。宗正丞。
周南。池州教授。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十八八人。

楊宏中。

徐誼。知臨安府。
鄭湜。司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呂祖儉。太府丞。
沈有開。起居郎。
楊簡。國子博士。
汪逵。司業。
黃度。右正言。
吳柔勝。嘉興教授。

彭龜年。吏部侍郎。
樓鑰。吏部尚書。
孫逢吉。吏部侍郎。

葉適。太府卿。
曾三聘。知潁州。
趙汝讜。監左藏庫。
孫元卿。國子博士。
詹體仁。太府卿。
王厚之。江東提舉。

陳傅良。中書舍人。
林大中。吏部侍郎。

辞叔似。戶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張道。

楊芳。秘書郎。
游仲鴻。軍器監簿。
趙汝談。淮西撫幹。
袁燮。太學博士。
蔡幼學。福建提舉。
孟浩。知湖州。

項世。校書郎。
吳獵。監察御史。
陳岘。校書郎。
陳武。國子正。
黃灝。浙西提舉。
趙霆。知揚州。

林仲麟。

蔣傅。

徐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史。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盧僞之徒。姑與外祠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置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汚。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譽。相附麗以爲名。及汚簪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傾。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

息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顧俊自卽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屛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閔置散使省愆咎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蛇虺遇冬而蟄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尙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處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錄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疎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胄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鏜何澹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胄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

紺之士。稍稍牽敍。議者亦以爲幸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固非一通塞暄一敍閒闊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蹁躚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基約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譊譊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聳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款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卽大開謁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祕。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臾異議。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

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場屋所當悉禁。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於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羣。毋使滋蔓。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僞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黃榦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子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唐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嚞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大夫。陳謙爲胡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謙除太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歿。論益壽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

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屢纘。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

臣僚奏。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陛下負英明之資。乘剛健之德。丕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

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掘衣贄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爲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偏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繇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眞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諫臺。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蠭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帥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內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僞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汝愚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

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毋復有言。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襲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與州都統制吳曦受金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金議和金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爲上謀除侂胄伺其朝遣兵殛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追錄學黨之士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四年博士謚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爲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汚。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民之誠。爲郡太守。則勤邮民隱。

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稾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太學博士章徠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章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奧。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墜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尙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爚正上。奉聖旨依。）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眞。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

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以爲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子。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大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

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嘉定四年十二月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爲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荊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爲禮部侍郎。上論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爲可。趙衞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爲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已。至是仲貫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爚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于朝上卽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擘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概念孔孟旣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尙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闓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幙間以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遠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

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蒲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荊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上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涖更二鎭。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荚。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聖聽。上亦嘉其忠實。褒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僞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慶(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彊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眞。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謚曰宣。太常博士孔燁上。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衡湜奏。爲南軒先生請謚。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

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賁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濳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辜嚢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漕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力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在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猺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夐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迤博大。不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刀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

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嘉定八年　月　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　奉聖旨依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衆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朱公易名爲請上心憫焉亟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尋亦得謚猗歟偉哉眞足以表揭民極敷貢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矧並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乎竊嘗謂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典型漫失其眞公河嶽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遺子榮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欿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羣書尙論千古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皇時朱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劘切不爲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朋從譬盍公翕受樂與如海斯納操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屛氣斂鋒藏鍔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乾道

淳熙間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雋公以儒官召嘗因輪對勸帝求實學用眞儒居亡何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運萬機一說反覆爲帝言之帝竦聞尚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待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痼累歲人爲與戚公左圖右書講貫不輟曾不以死生憂患累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爲成才進德爲成德養性爲成性內之成己外之成物皆是學也考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論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羣儒之異同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爲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爲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爲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謚曰成於議爲稱謹議。太常博士孔燧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爲東萊先生請謚奉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議曰斯文之脈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

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蠭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羣邪醜正衆僞嫉眞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嘗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考功員外郎丁端祖上。奉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誤被柬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郵章。載在史册者。不待耆儒。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祭。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頤。建圖著書。闡幽抉祕。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

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失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僥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取進止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勑旨（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令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

希夷劉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距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宵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眞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與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官褒美。蓋未有加以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脩名也。爰及

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柬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昌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奉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薦瀆聖聽。伏候斧鑕之誅。貼黃。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

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其門人嘗欲諡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肯奮實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勅旨（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廣部郎中周頤乞特賜美諡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諡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鳥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稟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祕易通有

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摶老子之學也闡端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富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於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閎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

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謚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啟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爲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謚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

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謚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乞遵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勅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厥服公論。尙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爲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送吏部覆謚。繳申尙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議曰。壽濂溪之脈。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卽也。而和氣充浹。睟面盎背。遽色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巖巖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涬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忘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詣。

渾渾無涯。其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蹙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恢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謚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撫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以賓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生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梭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爲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爲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仞牆。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

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闊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晉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嘵嘵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澈末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故其正是心也。治其亂。收其蔽。安其危。儻稍不抑畏。則窘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謹按謚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歉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謚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年邁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屬者朱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邑迺今得謚先生而撰議焉。雖末學膚受。幾於蠡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心。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軍器監兼考工郎官權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

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贊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權考功郎中樓鑰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强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鑰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魏華父再爲橫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祕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竊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謂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橫渠先生奮

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奧。徧覽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于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諡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呂馬文正公。謂弟子諡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諡。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諡。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尙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諡。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嘉定十四年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諡。博士陳某擬諡曰達。而考功奏官皆不以爲然。禮部侍郎衞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爲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諡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不可用。遷祕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不傳。稱諡曰明。熊氏去幷性理羣書。稱諡曰獻。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經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奬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褒錄黨人伊川先生孫暘仕爲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暘之子謙之不仕及是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二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申省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柰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之儔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廉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舜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語論、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册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眞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寶慶三年月王整行、

晦庵先生加封豫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郕侯、盍與閔損並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祀夫子廟

庭斯文幸甚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勑巍明堂而霈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迫襚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爲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子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祓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卽桐鄉而祀厥光奐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九月鐫霞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此下續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欣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郿伯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勅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謚元周頤光霽瀧浴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祕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汝謄行。二月日趙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朞月而可眞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

順。渙然氷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此下新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尙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盡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淸規之如在。元衮赤芾。冀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延祐六年十月 靈希賢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振彝倫而重後世。粤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啟先聖未發之祕。下以造前賢未言之元。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尙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爲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幷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

有符實爲濟朝之盛典。如允所言。斯文之幸。天曆二年上事未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遡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爲小補。

行臺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爲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爲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爲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援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爲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爲豫國公。伊川爲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緊百世之眞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覃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

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黃濬行。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册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隅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擯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違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日。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道命錄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李心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雙
十五二六〇